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一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點 點弟胤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宜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

食并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刧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刧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刧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祿大

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己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蒱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東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領征西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破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

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
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
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亭積日親舊無復相窺
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少文義從容
貫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
徒長史劉斌為丹陽尹帝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
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
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

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帝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

大變也曅後謀反誅帝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左
僕射是歲造玄武湖帝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
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
又諫帝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帝行幸
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
宋書載尚之表曰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
毘必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循嘿耳願少採愚
誠思垂省察

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帝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由事不晝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

宋書又載表曰四銖五銖文皆古篆非下走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若應翦鑿日多以至消盡則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貲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緩糾察不精若聲明舊科尋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久定

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帝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

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
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
玄保孟凱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
尚之還攝職尚之既任事帝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
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時遣軍北侵
資給戎旅悉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
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

軍臧質叛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

宋書載尚之之言曰超之若反覆昧利當取賊以邀不義之賞而曽無此意微足覩過知仁且保城守庫端坐待縛不應戮及兄弟陸展等同之巨逆於事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帝從

其議荆揚二州戸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並分之欲以削臣下權而荆揚並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帝不許太明二年以左光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冠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倍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令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虚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

不休與太常顔延之少相好狎
本吏曰尚之與顔延之並短小尚之謂延之為猴延
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一途人曰吾
二人誰似猴途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途人曰彼
似耳君乃真猴　以其不雅故改註
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
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
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議論徃反並傳

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簡穆子偃字仲私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

宋書帝欲北伐訪之羣臣偃曰今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學緣鎮戍充實者寡若取給根本未可虧根本以殉邊患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劬方

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元凶弑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

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

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並官省事考

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

刺史宜别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

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水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

中顏竣新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淵侍己淵雖拘

遁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特申情好元徽初淵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懽宴齊高好水引餅戢每設進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齊高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帝欲轉戢領選問尚書褚淵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淵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舍人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近

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徳璋為莫逆及點門世信弗從弟通以東籬門園居之徳彰為築室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携勝侶及名徳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頼舅氏遑恤國家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

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與在
法輪寺子良就見之㸃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㸃
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㸃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
後在吳中石佛寺見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
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已為淳德所感性
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嘗行經朱雀
門街有自車後盜㸃衣者見而不言旁人擒盜與之㸃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㸃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㸃雅有

人倫鑒多所甄拔如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不思邪悲慟不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言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民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

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至是遁名點點裂裳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名之

梁書載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應運在天每

恩相見嚴光排九重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人

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

無前例今賜鄉鹿皮巾等俟數日望能入也

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酒賦詩恩禮如舊仍下詔

徵為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復下詔

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

詔及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

梁書載武帝與點帝勅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

一操性情勝致遇與弥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重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見見窅然汾射兹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纏綿永恨永矣奈何

點弟脩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脩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

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
通而纖情詭飾時人未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
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
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
受詔撰新禮未就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
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㣧乃置學士二十人佐㣧
撰録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
㣧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及爵林
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臨領賀王子岳巴
陵王昭秀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
號為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
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
待報輒去明帝大怒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以尋有詔
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
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

山胥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霸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

梁書載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賓是為樂土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裾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魚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中居人世殆同隱論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紱

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頻嗟今者為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令遣候承音息矯首還輪慰其引領

不至及踐作詔為特進光禄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

梁書載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兼以世道澆暮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汩流所至莫知其限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嘗想高

塵每懷擊節令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
阿共成世美令遣領軍司馬王杲之諭意遲面在近
并徵謝朏杲之先至朏所朏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
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朏因謂
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欲正郊丘二欲
更鑄九鼎三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
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
懸法於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

也爲者神器有圖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

櫝亏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胐俱前代
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
衣尚書祿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
梁書載敕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鄙
開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為歎本欲
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
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
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

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還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椽因巖為堵別為小閤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脩初還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脩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脩依言而卜尋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脩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

僧別僧送至都賜球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別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遠之游於今絶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僧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僧年發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僧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僧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僧遇於秦

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僧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
僧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
所在僧開函乃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
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
手令褒美之

昭明太子集載令曰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勝漢盈
屈節青卿經明漢莊北面況義兼乎此者哉方今朱

明受謝清風戒寒就精義味激揚碩學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清泉爭溢樂可言乎其辛際端平差得從容鑽閱六經汎濫百氏既以自慰且以自儆而思力非長釋卷便忘冢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與書陳顯宗申其縕結其叩頭脩得書爲啓以謝　愚按昭明以太子稱叩頭謙抑如此故錄之以昭其美但使人官爵姓名俱不相合尙容別考

中大通三年辛亥年八十六先是脩娶江氏

梁書周顒傳載脩信佛法無妻妾謂此愈徵其誤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卒脩疾乃瘳至是脩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并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繆初脩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鯉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出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

內閟憩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特不營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有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適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自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知經盜手猶

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鑿刀穿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絶血味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隱義二十卷

梁書曰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

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冊府元龜曰梁武帝開館命學士如會稽雲門山受

業於廬江河裔裔退居東山帝以右光祿大夫徵之不就乃詔之曰頃者學業淪廢吾每思弘奬其風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事來秋所望賁然伸其宿抱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令聽彼堂室置此周行便即可具名以聞又曰比議學寡少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念之慨然卿既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誘誨使斯文再興於是遣郎孔靑奉

六人於東山受學　愚按裔既與點輩同族南史何
以不收故附于後

從弟炯改孝行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
清靖獨立不羣所交必當世清名風流籍甚仕宋為建
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
為湘東太守還為齊高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遇害
昌寓痛之至是齊高理其寃

南齊書所載與高帝書改建平王景素傳

又與司空褚淵書極言之

南齊書載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黃泉爲甚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政欲闔官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此昔賢所以甘心於死所也若懷忠抱義負枉冥冥時主未之於御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景素地屬親賢德居宗望散情風雲不以壓

務攖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前者阮楊連黨搆紛紜雖被明朝貴愈結怨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王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期物故自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東甌閑務又於公期心有素方共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彌亮羅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

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叩心泣血貫望聖時公以徳從
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
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
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
跡獲申理究明枉存亡繼絶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
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庚太子之冤資
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
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建平初阻

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楊弥所致疑於時政亦謬參樞機若審此高論其愧特深

齊高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士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叔業賫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上流之重付身萬里之事王未有失寧得從君當詔行事僕自有啓聞須反更議

南齊書曰僕受朝廷重寄翼輔外藩何容以殿下付

君一介之使若使朝廷必須殿下還當聽後音與此

不同

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罪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

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有沿流之計耳

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帝聞而嘉之昭秀由

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

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笑

謂坐客曰遲遲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
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爽績吏民詣闕累還守
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
恤民隱辯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
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
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

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
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帝以膠清刷鬚
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焦每公庾就列容止出
人爲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敬容
接對賓朋言詞若訥酬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
雀門災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
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
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

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餽無賄賂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然以貪悋為時蟣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荅又嘗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荅曰如明公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財因製卦名離合等詩

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但於
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
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帝極然之便有拜陵議後坐
妾弟費惠明為導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以送領軍
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
不行因此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
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
天時便覺開霽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

曰君後必貴終為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召
共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
同元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
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
時賓客門生喧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
曰君侯騁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厭然不無
有漸甚休甚休敢賀前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
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

嬰時釁而求親者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趍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恩今卒如袁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更寬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猶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大署君侯必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義未可爲智者說矣

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與也僕東皋鄙人入穴幸無銜窶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簡

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故對曰景飜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景難作三年卒於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頗

為宏亂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

愚按此一傳也前云通苞苴餽餉矣倏貪倏廉自相予盾殊不可解

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為從兄所親愛僧在若邪山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僧别僧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僧即命紙筆

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秘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府行己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闇起議皮冠獲請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脩兄弟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哲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沖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

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歷階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二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 完 充 永 子瓌 瓌子率 率弟肩 瓌弟稷 稷 從子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父

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内史

宋書曰茂度先爲晉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没江左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後爲始興相　愚按晉無法至此宜其不振

茂度仕爲宋武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别駕宋武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仕州事出爲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文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

襲江陵晦已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足疾出為義興太守帝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禄大夫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

宋書曰茂度同郡陸仲元晉太尉玩曾孫自玩洎仲
元四世為侍中時方之金張二族
五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演位太子中
舍人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延之談義飲酒喧
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
取胡牀坐聽辭意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
是不復酣呼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
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

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稍劣年幾減半位
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莫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
而亡其子孫遂昌云永字景雲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
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為刪定郎
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永涉獵書
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
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帝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
嗟謂供御者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并使

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來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死傷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歷城獄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專責永等

賜思話詔

宋書載與思話詔曰㐫既乘利方向盛冬若敢送死

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言及增忿可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劭弑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輯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曰方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蒸方籍羣賢共康世難當遠慕廉

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台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大明三年累遷廷尉帝謂曰卿既與繹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民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帝嘗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冊府元龜曰永於孝武時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一年三番永言程會既促裝赴在早一歲之間四馳遥路或失春耜或違秋登愚謂交代之限當以一年

為制從之

明帝即位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時安都據彭城請降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

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順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又降永冠軍將軍元徽二年累遷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為將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饌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不衰優游閒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

之鎮遏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令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為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知人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

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瑣爲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子尚爲車騎揚州晉安王子勛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三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便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之

高選佐史孝武名岱謂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即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元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齊高曰我悉恕為人且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禄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

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别有忠臣特宜升引者别是一理出為吳郡太守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寛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長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緒字思曼岱兄子也

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議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累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後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又遷侍中緒忘情榮祿

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淡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北士中覔張緒過江所未有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否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帝難移緒乃遷僧達近之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

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
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以為言乃止及立國
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
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
為之可謂清官後接者寔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
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
義是其一也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
年三年累轉太子詹事師緒每朝見帝目送之謂王儉

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如故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其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自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

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歳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晉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何如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辦飡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

以蘆葭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欲
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
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禄大夫謚曰簡子克知名
克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常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克獵
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克跪曰克聞三十而立今克二十
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
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歷尚書中郎武陵王咢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方大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愠與儉書曰充逍遥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至如

影纓天閣既謝廓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孫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柯雖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埭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兹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

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爵然千里路隔山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文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在養生功橫海望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吒佇簪裾而球數得無惜乎充岷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惟文人而已闕廷夐阻書罷莫因倘

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為朓暑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

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固沈約見

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

軍與瑯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子

良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民便之後為侍中

梁武兵至建鄴東昏查殺百官集西鐘下召充充不至

梁武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大常

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於吳郡謚曰穆永子瓌字祖逸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禄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之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欲圖齊高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密

遣殿中將軍下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内莫敢動事捷齊高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受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

愚按瓌背宋黨齊懷私恩而背大義封義城縣侯者無乃蒼頭子寧不義侯之反名乎

從弟默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

乃是阿兄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和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還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顒嶷等文季每還直器物必還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徵拜左民尚書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

來乞紖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紖深加嗟賞後拜
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
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則就
閑廐有事復牽至耳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齊明廢鬱林朝臣到宮門參承瓌託足疾不至海陵
立齊明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統軍事瓌見朝廷
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

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武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足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嘗云中應有好者子率字

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
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虞
納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訥託云沈納訥便
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
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
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
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
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瑯邪王深吳郡范懷約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馬矣又待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

是何人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成天下清官東南望冑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秘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褉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伎數十人一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

梁無建安王疑誤

俄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綱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荅云事在牒中帝不悦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

遺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令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弟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刼問刼何須刼以刀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繹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文集並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稷字公喬瓌弟

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氏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涙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筝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絶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相繼殂六年廬於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見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畧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

唐寓之作亂稷率勵鄉人保全縣境生母劉先假葉琅邪黄山建武中改申𦵏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歴給事中黄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宫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時東昏滛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弑於含德殿稷乃名右僕射王亮等列

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梁武

梁書載稷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於殷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今獨夫自絶四海有歸斯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時可不免哉

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及梁武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帝嘗於樂壽殿内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

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云無忠貞官必顯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

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若光晙字農入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長閉閤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俸禄皆頒親故家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與族

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少以和
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稷子嵊見忠義傳從子種
字士苗永從孫也父畧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
静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
清虚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大器府主簿
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剌史益州
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坐黜免侯景
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毀瘠過甚又迫

以凶荒未葬服制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治中從事并為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受禪歷左民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曰元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伯茂妃

愚考宣帝太建初始興已先遇害矣恐文帝元嘉之誤

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司徒左長史贈位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内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搆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闈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